



遜西主人俱樂部介紹

晚上七點鐘

李 信著 范一辛插圖

上海人民出版社

717.1
181



晚上七點鐘

滬西工人俱樂部介紹

李 信著 范一辛插圖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46

開本 730×1035 耗 1/32 印張 5/8 字數 11,000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000

定價 六 分

初夏的晚上，陣陣涼風吹到人的身上，還帶有些春意。聳立在長壽路西康路口的大自鳴鐘，正指在七點鐘上。附近工廠的下了班的工人們，脫下了油膩的工作服，換上了整潔的服裝，笑容滿面、三三兩兩地從四面八方來到了滬西工人俱樂部。

俱樂部是工人的政治學校和文化樂園。晚上七點鐘是這裏最熱鬧、最活躍的時候。這時，我也隨着那些歡樂的人羣，踏進了滬西工人俱樂部。

俱樂部三層樓建築物的頂上，五角星放射着紅色的光芒，照耀着那些歡樂的人羣。大喇叭響起了悠美的音樂聲，年輕的姑娘和小夥子們，在草坪上跳着愉快的“青年舞”，花色的衣裙在燈光下隨着晚風在舞動；國樂隊的隊員們，奏起了“快樂的農村”，悠揚的聲音在空中飄盪；合唱隊的隊員們，也張開了喉嚨，在唱着“我們要和時間賽



光榮榜

跑”，嘹亮的歌聲，給人們帶來了輕鬆愉快的感覺。

在草坪前面的“光榮榜”上，陳列着江寧區各工廠的先進人物的照片和他們的模範事蹟；走廊裏佈置着“中蘇友好”的圖片展覽，人們川流不息地來往着、欣賞着。在室裏，作家們正在向工人們報告着自己的作品的創作經過；科學家們正在講授着科學技術理論；新聞工作者和愛好研究國際問題的同志們正在分析着當前的國際形勢；永安三廠的工人同志也正在向兄弟廠介紹自己廠裏組織故事會的經驗。工人們都在靜靜地聽着，有的還埋着頭在用心地做着筆記。

在工人俱樂部裏，人們在歡笑、在跳躍、在學習、在進步、在愉快地歡度他們的假日。

借書證上的號碼

晚上七點鐘，在滬西工人俱樂部的二樓閱覽室裏，照例坐滿了人。陳列在書架子上的六十多種報紙、雜誌，早被借空了。大家都在靜靜地翻閱着書報，一位五、六十歲的老工人，戴着副老花眼鏡坐在座位上，正在用心地做着筆記。每天，有六、七百位讀者到這裏來看報讀雜誌，達到假日就會更多些。

在圖書館借書櫃台前的人羣裏，我發現了伯安燈泡廠的青年工人戴和定同志也擠在裏面。不一會，他借到了一



閱覽室

本“牛虻”，從人堆裏擠了出來。他露出滿臉的笑容，告訴我說：他從去年起就成為這個圖書館的經常讀者了。一年來，他借閱了“為了幸福的明天”、“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和“把一切

獻給黨”等三、四十本文藝書籍。

過去，戴和定同志很喜歡看武俠小說，自己沒錢買，就到書攤上去租來看，什麼“峨嵋劍俠”、“崑崙刀”等，看得入了迷，有時還幻想到深山野谷裏去做一個劍俠。就在那個時候，他經過廠裏同志的介紹，到俱樂部的圖書館來借書。他第一次借閱的是茅盾的“腐蝕”。他打開了第一頁，書的內容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禁不住一口氣便把它讀完了。以後，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又介紹了很多新書給他，擴大了他的眼界，特別是那些書中的英雄人物，他們的高貴的思想品質和頑強不屈的意志，使他很感動，從此，他就成了這個圖書館的經常讀者了。

圖書館還經常舉行“文藝講座”，邀請作家們來分析和

指導怎樣閱讀文藝作品，名作家魏金枝、王若望、趙自和翻譯家李俚民等，都曾來這裏講過“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牛虻”、“鄉下未婚夫”和“青年英雄的故事”等。戴和定同志在聽了“為了幸福的明天”、“牛虻”和“把一切獻給黨”等好幾次“文藝講座”後，受到很大的啓發和教育，特別是“為了幸福的明天”一書中的主人翁邵玉梅，她的那種為了集體、不惜犧牲自己的英勇的行為和崇高的品質，時刻激勵着他，使他生產上更帶勁了。就在那年九月，他爭取並經批准參加了青年團。

在靠圖書館旁邊的陽台上，我又遇見了兄弟機製紙廠的青年工人顧金章同志，他正伏在陽台的欄杆上填寫着“申請書”，他也希望成為這個圖書館經常的讀者。他把那張“申請書”填好後，交給了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很快地他便領到了一張簇新的“借書證”。在這張“借書證”上，印着一個鮮紅的號碼——“八七五五”。這個數目字，正是這個圖書館幾年來發展的讀者的數字。這個數目字也說明了：兩年來，這個圖書館的讀者已經增加了四倍。管理人員告訴我，這圖書館的書籍，也從開辦時的三千冊，增加到現在的兩萬多冊了。

美術隊的活動

我離開了圖書館，拐個彎，經過奕棋室，來到了美術隊

活動的地方。在這間屋子裏，牆上掛着許多人面的石膏模型，角落裏還放着一些畫架子。美術隊的漫畫組前幾天，曾在這裏進行過創作活動，今天，是實用美術組在這裏進行着他們的藝術的勞動。他們有的在畫着生產鼓動的宣傳畫，有的在設計絲牌樓上的裝飾，有的在剪紙花，有的在做花邊……，他們想把俱樂部打扮得漂漂亮亮，天天都像過節一樣。

在靠窗口的一張桌子旁，拉柵車（貨車）的工人祁鵬，正用着他那雙被柵車上的粗麻繩磨得盡是老繭的粗糙大手，握着一把小巧玲瓏的小剪刀，巧妙地在一張白紙上轉動着。一刻功夫，一張美麗圖案的窗花，就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要不是我親眼看到，我絕不相信這張細緻的窗花，是一位幹慣了粗活的工人所剪成的。

祁鵬從小就喜歡畫畫和剪窗花。他看見人家剪“囍”字，剪鞋花，就學着剪；看見連環畫上的人像，也學着畫。他做過雜貨店裏的學徒，踏過三輪車，拉過柵車。在拉柵車的時候，他口袋裏經常帶着把小剪刀，有空的時候就拿出來學着剪。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物價飛漲，他生活很困難，有時連畫畫的鉛筆和顏料也買不起，但他還是堅持着，買些廉價鉛筆，照着月份牌上的風景、人物來描繪。那時候，祁鵬同志雖然會畫會剪，但一直沒有被人重視，只有左鄰右舍，逢到過春節或者女兒出嫁的時候，才請他剪一些“囍”字，



美術隊的活動

貼在窗上或者嫁粧上。

解放後，他經過工會的介紹，參加了滬西工人俱樂部的美術學習班學習，現在他已經成為美術隊的隊員了。

他剪好了窗花，就在美術室裏

和我談了起來，他告訴我說：“我現在不但是美術隊的隊員，同時還是基層工會裏的宣傳委員，擔任黑板報工作。”他所說的那個黑板報，我曾經去看過，過去黑板報上的字，有核桃那樣大，而且七歪八斜，現在不但字寫得整整齊齊，而且有時還有圖畫出現，工人很喜歡看。

這個美術隊的作品，據我所知，在一九五一年工人美術展覽會上，就有十一幅作品被選入展出過，其中有三幅還被評為優秀作品。

這個美術隊幾年來為祖國培養了不少人材，有不少美術隊隊員都在廠裏或工會裏擔任着有關的工作、貢獻着自己的力量，像達豐印染廠的王俊山同志，現在就擔任着基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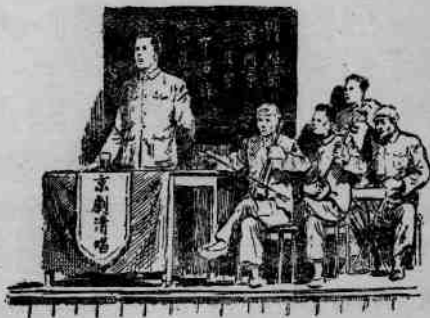
工會的宣傳委員會主任……等。

老年工人的“京劇清唱晚會”

我離開了美術室，順着閱覽室旁邊的扶梯，到了俱樂部的底層。一〇四室是俱樂部底層最大的一間屋子，但這時却擠滿了人，不時從裏面傳出陣陣的鑼鼓聲和京胡聲。原來這裏正舉行着“京劇清唱晚會”。

在這裏，我發現無論在台上演唱的，在台下欣賞的，年輕小夥子比較少，而大部分是中、老年工人。我從人堆裏擠了進去，正碰上昌明化工廠的中年工人張梅卿在台上唱“拾玉鐲”：“孫玉姣坐草堂悶悶不樂，女兒家為什麼愁慮偏多？閒無事獨自裏針黹繡作……。”信昌實業廠的老年工人徐信昶正坐在一邊，替他操琴伴奏。

在這裏，我會見了京劇幹事會的負責人，國棉四廠的老年工人莊志榮同志，他今年整整五十歲了，但精神很飽滿。他告訴我：這個“京劇清唱晚會”從開始到現在，已舉行過一百三、四十次，現在已成為



京劇清唱晚會

中、老年工人所最喜愛的活動了。

莊志榮雖然是浙江鎮海人，但從小就和北方人混在一起，所以在十歲的時候就會唱京劇了。他說：“但在反動統治時期，誰有心思搞這個玩意兒。”解放後，他在國營上海第二毛紡廠工作，就和天源淡氣廠、肇新化工廠的同志組織過一個京劇組，後來調到國營上海麻紡廠工作後，又參加了麻紡廠的京劇組，現在他在國棉四廠工作，廠裏也正在着手組織京劇組，他說：“我們年紀大了，跳跳蹦蹦玩不來，只好拉拉唱唱。”

談起他在國營上海麻紡廠的時候，他說：“那時，我們也排過一些新戲，什麼‘蔣匪幫一捆糞’、‘抗美援朝三部曲’、‘雙醜圖’等，這些戲現在看起來搞得不大好，但當時我們熱情很高，還參加過文藝界春節聯合大會演，在大世界遊樂場演出過。”

在“京劇清唱晚會”的觀眾中，我發現了益民染織廠的老年工人顧和生，他今年四十二歲了，雖然不會唱，但他很喜歡聽京劇。他在前年年底，第一次到俱樂部裏來玩的時候，和其他的中、老年工人一樣，很快地被這個清唱晚會吸引住了。從此他就變成了這個清唱晚會的“老主顧”，一年多來從沒有脫過班，每會必到，風雨無阻，因此和京劇幹事會的同志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有次，京劇幹事會在彩排“打漁殺家”、“二進宮”、“武家坡”和“黃鶴樓”等京劇的時

候，還特地請他來做“座上客”，請他提意見哩！

工人演員在成長中

晚上七點鐘，在俱樂部三樓的大禮堂裏，正舉行着“週末文娛晚會”。

前些日子，名演員袁雪芬、傅全香曾在這裏演出過越劇“柳金妹翻身”，丁是娥、邵濱孫曾在這裏演出過滬劇“庵堂相會”，筱文艷、馬九童曾在這裏演出過淮劇“岳飛”；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紅旗歌舞劇團等也都曾在這裏演出過。而今天，是工人自己在這裏舞台上演出了。

這時，舞台上的絲絨幕慢慢地拉開了，台上出現了一對親密的年青夫婦。今天正是元宵佳節，他們夫妻倆正在大街上觀看花燈。從他們的動作和表情上，我們也彷彿看到舞台上出現了龍燈、獅子燈、蝦子燈、螃蟹燈、鯉魚燈、烏龜燈和各式各樣的燈，猶似置身在另外一個境地裏了。

戲演完後，我在後台會見了這齣“夫妻觀燈”中的女演員。她是華豐染織二廠的女工榮志



演員們在化裝

奮，我會見她時她正在卸裝。這是一位性情溫和的青年女工，說話聲音很悅耳，臉上總帶點微笑。她告訴我，三年前她還不會演戲。她說：“記得我第一次登台的時候，是在大隆染織廠彩排滬劇‘重見光明’。當舞台上的幕布慢慢揭起的時候，我躲在佈景片後面，看到台下千百對眼睛，一起集中在舞台上，我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心跳得很厲害，臉上直淌汗，上了台，連說話的聲音也有些發抖。”

去年，她進了滬西工人俱樂部的“戲曲學習班”，聽了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導同志的講課；當她們在試排“張林英的婚姻”這個戲時，上海市人民滬劇團的編導同志又來指導和幫助了她們的實習。

榮志奮在滬西工人俱樂部和專家們的幫助下，一年來，排演了“我不再隨便請假”、“我要嫁個生產郎”和“張林英的婚姻”等十幾個戲，她自己還試着編寫了“從困難中來”和“李大媽參加選舉”等幾個戲。現在，她不但會演，而且會編會導。她談到這裏，興奮地指着旁邊一個高高瘦瘦的男演員，笑着對我說：“今天我們演出的這個滬劇，就是我和他根據黃梅戲‘夫妻觀燈’改編的，改得很不好，請你多指教。”

每天晚上，有很多工人到俱樂部裏來，利用他們的業餘時間來排演他們所喜愛的節目。這裏有合唱隊、舞蹈隊、滬劇隊、越劇隊和話劇隊等組織。就在那滬劇“夫妻觀燈”演出的同時，我在另外一間屋子裏，看見了國棉六廠的女工洪

珊華正在排練一個新的舞蹈——“俄羅斯舞”，準備在另一次“週末文娛晚會”上演出。我看了這個舞蹈，想起了國營上海第二紡織機械廠的女工夏新娣和張寶進兩位同志，前一時也曾在這裏排練過“採茶撲蝶”舞，但不久，她們就把這個舞蹈帶到廠裏，教會了廠裏的小姐妹，在工廠週末晚會上演出了。

女子籃球比賽

這時候，在俱樂部三層樓建築物的後面“紅五月球場”上，正舉行着“體育晚會”。工人們經常在這種形式的晚會上，舉行着各種球賽和各項體育活動。南華染織廠五十多歲的老工人朱萬利和華成煙廠六十多歲的老工人張茂玉，都是廠一級的勞動模範，他們都曾在這裏參加過拔河比賽。今天，這裏正舉行着女子籃球比賽。

球場的上空，幾十隻電燈放射着耀眼的光芒，把整個球場照耀得如同白晝。華成橡膠廠的女子籃球隊和五華染織廠的女子籃球隊，等會就要比賽了。球場的四周，早就被愛好籃球的觀眾擠滿了；遲到的人，只好挨着牆根，踮起腳尖在張望着。

銀笛一聲響，雙方的健兒上場了。隨着跳球的開始，十幾個生龍活虎的女子運動員，就在球場上奔跑角逐起來。五華隊的二十二號隊員葉荷英，個子雖然生得很矮小，但動

作很敏捷，竄得快，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就像一頭猛虎似的，帶領着其他同志，向華成隊的陣地進攻。華成隊的後衛，六號隊員袁美霞，個子比葉荷英高，跳得高，接球穩，一連好幾個險球，都被她跳着接住了。四周的觀眾，隨着籃球的奔馳在鼓掌、在嘆惜。球場上的空氣是又緊張又熱烈！



在球場上

葉荷英和袁美霞年紀都很輕，一個二十三歲，一個二十四歲，但都已經是三、四個孩子的媽媽了。她們兩個人都是去年才參加籃球隊的，起初誰也不會打，但今天在球場上，她們却打得很好。葉荷英在回憶她第一次練習籃球時的情景說：“當時，我在場子上，捧着個籃球，不知怎樣投才好。投籃的時候，不是在投，而是像攢稻似地攢上去的。”她說到這裏，笑了笑，顯得有些不好意思。接着她又說：“記得我第一次上場和別人比賽的時候，我一直躲在別人背後，不敢出場，直到別人喊了我名字，我才硬着頭皮出來。那天，球打得很壞，一連吃了好幾個‘蘿蔔乾’，因為在廠裏練習的時候，同志們傳球，都比較輕而慢，但在比賽的時候，球的來勢很猛，

你想想看，怎麼會不吃‘蘿蔔乾’呢？”說到這裏，她自己也就覺得好笑起來。以後，她不論早上、晚上，只要有空就練習，日子一久，就熟練起來了。

葉荷英和袁美霞自參加了籃球隊後，經常打球，不但瘦弱的身體逐漸變得健壯起來，而且缺勤率也大大減少了。袁美霞告訴我：“打球的確對身體有好處，從前，我常常頭昏頭痛，每個月總要請三、四天病假，但現在我很久沒有請病假了。”她在最近的四個月裏，沒有出過一次副號球鞋。

據滬西工人俱樂部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初期的統計：附近的江寧、普陀、長寧和靜安四個區，共有籃、足、排、乒乓等球隊約六百個。但通過俱樂部的各種球賽活動，一年來，已增加了一倍，參加的人數達二十二萬人。

“翻砂工人歌”

我離開了“紅五月球場”，隨着俱樂部工作人員的指示，來到了另外一間屋子。這屋子裏，有二、三十位工人同志，圍坐在一架鋼琴面前，正聽着音樂家講述着音樂的原理。這就是滬西工人俱樂部的音樂創作隊。

在創作隊的隊員中間，我找到了福光電機廠的鉗床工人蔣洪昌同志。他和其他的年青人一樣，全身充滿了活力，給人以一種豪爽粗獷的感覺。記得他剛參加音樂創作隊不久，有人寫了首“民改小唱”的歌詞，他也不問自己的能力够

不够，便花了兩個晚上的時間，給譜了一個曲子，然後，他就很高興地把它抄在廠裏的黑板報上，急急忙忙地去拉了幾位廠裏的同志來唱。他滿以為大家的情緒一定很高，不料唱了幾遍，一個個地都溜走了。原來他作的曲子，唱起來不像在唱歌，而像在說快板。當他上完課和我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黝黑的臉上還免不了透出一陣紅暈，顯得怪不好意思的樣子。

他自從參加了音樂創作隊後，在專家和同學們的幫助下，現在已經能創作一些簡單短小的歌曲了。最後，他又和我談起了他最近譜成的“翻砂工人歌”的創作經過，他說：“想起我和朱根大同志合作的‘翻砂工人歌’，差不多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朱根大同志是新滬鋼鐵廠的工人，過去和我是師兄弟，曾在一爿廠裏工作六、七年，大家對翻砂工人的生活都很熟悉，於是我們就商量合作，他寫詞，我譜曲。”說到這裏，他從書夾子裏找出了一張油印的“翻砂工人歌”遞給我，接着又說：“朱根大同志把詞寫好後交給我，我先一口氣把曲譜好，然後每逢星期天，我就到附近的中山公園裏去，找個清靜的地方，一個節奏一個節奏地仔細推敲。有時覺得某一個節奏不好，想另外找個節奏去代替它，想來想去想不出，很苦悶，光在公園裏打轉。有時想到一個好的節奏，就連跑帶跳地跑回工廠，不問看見誰，就拖住他唱給他聽。當時，我看見別人點頭，心裏就很高興，看見別人皺

眉頭，就又苦悶起來。這樣，我接連搞了兩個多月，才把初稿寫好。最後，又經過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反覆修改了好多次，才成了現在這樣子。”

我聽了蔣洪昌同志一番話之後，很快地聯想到這個音樂創作隊的歷史。三年來，這個音樂創作隊的隊員，共創作了近四百首歌曲，其中有許多歌曲都已經在報刊上發表了，國營上海第二紡織機械廠的張洪祥同志和另外一個廠的同志所創作的“勞動競賽大開展”和“找竅門”兩首歌，更被灌成了唱片，經常在電台上播唱。

老年工人學技術

在一間較大的屋子裏，我又看見上海市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的同志，正在給機械製圖學習班的學員們講課。前些日子，這裏曾經舉辦過“保全工人機械知識學習班”，今天，這裏又辦了“機械製圖學習班”。這時，科普協會的那位同志正在講台上，用着許多大小不同的積木，生動地講解着機械製圖的理論。講台下面雖然坐滿了人，但很靜，連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也能聽得出來。

和那些年青小夥子坐在一起學習的，有位五十歲的老年工人，戴着副老花眼鏡，正在聚精會神地記着筆記。他是福慶機器廠的鉋床工人沈紹富同志。過去，我曾和他見過幾次面，知道他一些身世。他從十五歲起，就開始在虹口一